

亲历者不同说法 折射历史原生态



亲历建党

历史如此震撼★细节如此真实

陈独秀
李大钊
毛泽东
周恩来
张国焘

建党亲历者口述历史
再现历史第一现场

人民日报出版社

亲历者不同说法 折射历史原生态

亲历建党

历史如此震撼★细节如此真实

苏若群☆编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历建党 / 苏若群编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115-0430-2

I. ①亲… II. ①苏…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 IV. ①D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2014号

书 名: 亲历建党
作 者: 苏若群 / 编著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宋 娜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1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朝阳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20千字
图 片: 205幅
印 张: 19.75
印 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0430-2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前 言

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到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创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经历了长达70多年的历史时期。尽管从1898年起，“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就不时有人提起，但中国人真正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还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正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著名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文章分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①。这年11月，李大钊又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进一步对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进行阐述，认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此后，李大钊又发表了《新纪元》，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应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为了引导人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将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成“马克思主义专号”，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比较系统、详细的介绍。之后，李大钊又相继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宣传唯物史观的文章。

在李大钊的引导和影响之下，中国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投身于学习和

^① 《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3、575页。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之中。

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带来巨大的压力。除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干扰外，由于马克思主义主张推翻私有制，直接触及到中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北洋军阀政府进行了疯狂的阻挠和破坏。他们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等人斥为“惑言诱民，凶于兵祸”，说什么“独夫不去，四维不张。”仅1920年，北洋军阀政府就明令查扣马列主义和有关新思潮的书刊83种，《资本论》、《国家与革命》以及《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天津学生联合公报》、《劳动界》等书刊都被查禁；还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支持反帝爱国运动的陈独秀等人抓进监牢。

面对黑暗势力的压制，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信念，不畏强暴，表现出对真理执着的追求精神。

李大钊坚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凯歌声必将充盈全世界，坚信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旗帜必将插遍全球。他公开说：“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他公然蔑视“阿猫”、“阿狗”之类的诽谤和“过激主义”、“洪水猛兽”之类的恐吓，不屑地说：“那有闲功夫去理它！”

陈独秀则宣称“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正是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榜样作用下，中国一大批爱国青年在反动派禁止新思想的叫嚣声中，彻底克服了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旧民主主义等思想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当时青年人对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坚定性，正像毛泽东曾经说过的那样：

“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它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而“南陈北李”的“相约建党”，则促成了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实现。

1919年6月，陈独秀因支持五四爱国运动，散发反对北京政府的传单被

捕，经各方营救，9月16日，京师警察厅宣布陈独秀“准予保释”，但出狱后“仍应按豫戒法第3条4款施以豫戒”，将陈独秀交给中一区警察署，由“该路巡官等随时视察按月呈报”，“免其再有越轨行为”^①。由于行动受到监视，陈独秀遂有迁居上海之意。

1920年1月初，广东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从广东关余里拨款100万元，筹办西南大学。陈独秀遂应负责筹办西南大学的汪精卫、章士钊之邀，秘密离京，1月29日到达上海，与他们共商筹办事宜。此时，武汉一些大学邀请陈独秀去演讲。2月4日，陈独秀抵达武汉，随即开始了演讲活动。讲演轰动了武汉学界，也引起湖北官方的惊恐，严令陈独秀停止演讲，速离武汉。陈独秀“愤恨湖北当局者压迫言论之自由”，于2月8日离汉返京。

北京当局从报纸看到陈独秀在武汉讲演的报道，才知道他违反禁令私自出京。遂由北京警察厅在陈独秀寓所门前派一警察，企图在陈独秀返京后将他逮捕。李大钊等人得知这一消息后，便派人到西车站把陈独秀接到王星拱家。在北京无法安身的陈独秀，决定再去上海。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由李大钊护送，乘骡车秘密离开北京。先到李大钊的老家河北乐亭，后又奔赴天津。陈、李二人在途中酝酿了建党事宜，相约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高一涵回忆说：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人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这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佳话的来历。

陈独秀与李大钊在天津分手后，便乘船赴上海。在上海，陈独秀通过对北京学生运动的反思，认识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奋起，只有学生运动，难以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工人阶级。

为了发动工人，陈独秀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工团体进行调查，了解上海小沙渡和码头工人的罢工情况。1920年4月2日，他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对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作出高度评价，说工人阶级是社会的台柱子，提出劳动界的觉悟分为两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改善待遇；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他希望工人赶快觉悟，要把几千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话倒转过来。

^① 《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档案汇编》，《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1期。

为了发动和组织工人，陈独秀到上海后即联合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七个工界团体，着手筹备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1920年5月1日，上海各业工人约5000人聚集在西门体育场周围，准备举行纪念五一节集会。因受到军警的阻挠，最后数百工人在虹口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的一块空地上举行了集会。当晚，工界团体通过《上海工人宣言》，抗议反动当局对工人运动的破坏。

为了配合纪念五一节的活动，启发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陈独秀还将《新青年》第7卷第6号编为《劳动纪念号》专刊，共登载了28篇文章，其中有介绍各国劳动组织和劳动运动的，也有上海、北京、天津、长沙、芜湖、无锡、南京、唐山等地工人状况的调查报告。这些文章和调查资料都是陈独秀约请各地革命青年提供的。

李大钊送别陈独秀后，于1920年3月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其成员绝大多数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主要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范鸿劼、黄日葵、李骏、朱务善、罗章龙、刘仁静、张国焘等。

5月，陈独秀也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邀请邵力子、陈望道以及星期评论杂志社的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俞秀松、沈仲九、刘大白等参加，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创立中国共产党准备条件。

正当李大钊、陈独秀积极为建党作准备的时候，1920年4月，受俄共（布）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派遣 维经斯基^①来到中国，在上海建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维经斯基的推动和大力支持下，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步伐明显加快。从1920年8月至1921年春，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以及日本、法国都建立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当时，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如上海的早期组织最初称“共产党”，到1920年11月称“中国共产党”；北京的早期组织最初为“共产党小组”，后改称“北京共产党支部”；广州的早期组织称“广州共产党”，或“广州共产党支部”；济南的早期称“共产党小组”；武汉的早期组织称“武汉共产党支部”。后来，人们将这些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本书中亲历者的回忆也大多采用这个称呼。但实际上，将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统称为

① 又译为“魏金斯基”、“威琴斯基”、“维金斯基”，本书不另说明。

“共产主义小组”，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又歪曲了早期组织的性质，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具有政党的特征，而不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组。有鉴于此，本书根据目前最权威的说法，以“共产党早期组织”来统称中共一大前的各地共产党组织。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

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目 录

CONTENT

前 言 / 1 /

亲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 1 /

李 达 9

我对于“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
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 / 9 /

陈望道 12

我们曾经用贺年片，在正面写上“恭贺新
禧”四个字，背后印上宣传共产主义的口号，到处
分发。 / 12 /

施存统 14

那时我们没有看到苏共党章，我们的纲领，只
是根据很有限的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拟订出来的，
带有相当浓厚的社会民主党色彩。 / 14 /

邵力子 16

我当时担任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并参加上
海市马路商界联合会总会工作，这些职务，都以国
民党员身份活动为宜。 / 16 /

沈雁冰	20
我记得在嘉兴南湖开会前一两个月，陈独秀叫我 翻译《国际通讯》中很简单的《俄国共产党党章》， 作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参考。 / 20 /	
林伯渠	25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我到了上海会见陈独秀， 遂加入当时上海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 25 /	
王会悟	26
我听李达说，在会议中同志们因意见不一，常 有开会无结果不欢而散的事。 / 26 /	
亲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 28 /	
张申府	36
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 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这件 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 / 36 /	
张国焘	38
与陈独秀先生许多次的通信，都是我与李先生 共同签名的。 / 38 /	
刘仁静	42
研究会开会多在北大第二院的教室，几十个人 在一起，没有分组，可以说是半公开的。 / 42 /	
罗章龙	46
我们同维金斯基见面的座谈会是在图书馆开 的。在会上他首先介绍了十月革命，宣传了马列主 义。他还带来一些书刊，如《国际》刊物。 / 46 /	

邓中夏	57
-----------	----

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初期，“工人俱乐部”这一名称，相习成风，成为当时全国各地（广州除外）工会通用名称。 / 57 /

朱务善	59
-----------	----

我记得邓中夏和几位同志在工作上发生不同的意见……他很生气、消极，并且要求退党，他说：“我不对，dismiss me。” / 59 /

亲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 72 /

包惠僧	77
-----------	----

当时，我们可以学习的马列主义知识是太少了，我们多数同志几乎是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 / 77 /

董必武	85
-----------	----

回到武汉后，大家赞成办学校，还要每人出20元……我的皮袄当了几块钱，陕西做事的表弟也寄了点钱凑足20元。 / 85 /

吴德峰	91
-----------	----

“利群书社”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资料库。里面有许多书，只让看，不出卖，小组通过它联系进步分子。 / 91 /

廖焕星	94
-----------	----

代英同志于百忙中，替尚志学会译了一本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所得稿费四百元作了书社、工厂的资金。 / 94 /

亲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 100 /

毛泽东105

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 / 105 /

萧 三111

我们重新审核了被我们提名的创始会员的个人优点。我们俩都认为他们全是令人满意的成员。 / 111 /

易礼容122

我在武昌写了一封信给毛和殷柏（彭璜）强调新民学会要做“充分预备”的工作（实际上所说颇平庸），毛在收到信后写了八百多字的说明，对我的建议给予重视。 / 122 /

罗章龙 131

信的大意是：看见启事后非常感动，希望能见面，约定时间和地点，我们谈谈。信末署名纵宇一郎。 / 131 /

亲历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 149 /

陈公博159

五四运动鼓不起我兴奋，其后虽然参加过几次会议，但那是我的职务，不是我的兴趣。 / 159 /

谭植棠164

陈独秀有一次特约我们谈话，指出我们以小集团领导民运是担负不起的，为使广东民运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领导组织。 / 164 /

包惠僧	165
-----------	-----

陈独秀说：我为了广州大学预科筹备工作，我暂时不能离开广州，这里出席代表我想派陈公博、包惠僧两位同志去。 / 165 /

谭天度	173
-----------	-----

陈公博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说，每个人的一生大概可分天堂地狱两阶段，先上天堂的就后入地狱，先入地狱的后就登天堂，我个人宁愿先登天堂了。这句话可以说是他的人生观了。 / 173 /

谭祖荫	178
-----------	-----

我们在广州开展工人运动，日间我在广州女子师范教书，晚上住在“光光”二楼备课或开会。这里无形中成了一个机关，但门口没有挂什么招牌。 / 178 /

梁复然	185
-----------	-----

小组成员努力深入工人进行活动，我和王寒烬、郭植生接任务后，便到木匠、泥水匠工人中进行工作。 / 185 /

亲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 196/

罗章龙	198
-----------	-----

济南是沪京往来的必经之地，因此常中途在济停留。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同山东学生会的代表王尽美同志认识的。 / 198 /

王翔千	201
-----------	-----

那时党员有王尽美、邓恩铭、庄龙甲、贾乃甫、王复元（以后叛变）等，共计不过十人。 / 201 /

黄秀珍	202
在搞“励新学会”时，王尽美同志就同北京的 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联系。我当时跟着父亲在济南 读书。 / 202 /	
贾石亭	205
济南大布政司街设立了一个书社，里面新思想 的书很多，许多青年学生争往购阅，我也是购阅人 之一。 / 205 /	
马馥塘	207
会址设在当时省教育会，门口挂了一个长牌 子，上面写着“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数字，每个 会员还有一枚瓷质圆形小徽章，上面有马克思 的像。 / 207 /	
张公制	209
他们想出刊物，同我商量，我就同意大东日 报社出一份副刊，报头用斧子和锄头交叉。这就是 “劳动周刊”。 / 209 /	
亲历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 212 /	
施存统	214
当时，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主张成 立共产党。由陈独秀等五人，起草纲领十余条。陈公 培抄了一份到法国，我抄了一份到日本。 / 214 /	
亲历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 216 /	
周恩来	218
法国之前，我读过《共产党宣言》、考茨基 《阶级斗争》和《十月革命》等书的译本…… / 218 /	

张申府	219
发起建党是第三国际推动的，但党的名称，陈独秀于一九二〇年七八月间还来信商议，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没有定。 / 219 /	
陈公培	224
后来，我们组织了“勤工俭学会”，并找到了工作，在一个军火资本家的工厂里做工。 / 224 /	
蔡 畅	227
邓小平、李富春同志是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而周恩来同志则全部脱产。 / 227 /	
傅 钟	230
一九二〇年，由一大批勤工俭学生分赴到法国克鲁州的一个大兵工厂做粗壮工……使得人们亲身体会到工人遭受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 / 230 /	
萧 三	234
蔡和森在第一师范读过书，和毛主席同学，他们在校时是好朋友，思想进步，有“蔡毛二怪”之称…… / 234 /	
亲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239 /	
李 达	243
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 / 243 /	
张国焘	250
党纲与政纲是难于拟订的，但我们都觉得非有这一文件不可。我们同意现在不必有一个详细的党章，只要有一个简明的党章要点就够用了。 / 250 /	

刘仁静	261
-----------	-----

当唱票人念到李汉俊的名字时，董必武马上就问：“是谁选的？”我说：“是我选的。”董必武就没有吭声。 / 261 /

董必武	267
-----------	-----

起草大会的宣言，我参加了……当时用《新青年》作为党的主要机关报，宣言没有搞出来。但两个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提出来了，这是不简单的。 / 267 /

陈潭秋	270
-----------	-----

下午八点钟晚饭后，齐集李汉俊寓所的楼上厢房里，主席刚刚宣布继续开会，楼上，客堂发现了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 270 /

陈公博	276
-----------	-----

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了我出席，这次大会给我的坏印象不少，大概我后来脱离共产党，要以这次大会给我的恶劣的印象为起因，而以仲甫和我的一重公案为后果。 / 276 /

周佛海	281
-----------	-----

我们商量决定，鹤鸣夫人明日早车赴嘉兴，先雇一只大船等着，我们第二班车去，乘船游南湖…… / 281 /

包惠僧	284
-----------	-----

马林口若悬河，词令甚好；李克诺斯基好像是个工人出身，说话很简短，也没有讨论到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问题。 / 284 /

亲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在陈独秀的寓所召开会议，筹备成立共产主义的政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①。会上讨论了党纲、党章，确定以下列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劳工专政，生产合作，还有严密党的组织等内容。会议推举陈独秀为党的领导人。

关于党的名称问题，据张申府回忆说：“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大钊）”，“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②。陈独秀表示同意，于是不再称“社会共产党”。

7月19日，维经斯基在上海召开“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坚决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为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③

8月，上海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命名为“共产党”，成员共八人，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上海发起组每次开会，维经斯基都来参加。开会地点就在陈独秀的住处——渔阳里二号。上海发起组“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

① 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一书认为，此次会议即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标志。

② 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7页。

③ 见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36页。